

杰女海谍

〔美〕拉里·柯林斯著

郑钧等译



1712-2
168

杰 女 海 谍

(美)拉里·柯林斯 著
郑 钧、王芙蓉 译
田晓冬、东 程

军 事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六月

FALL FROM GRACE

by Larry Collins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85

谍海女杰

(美)拉里·柯林斯 著

郑钧、王芙蓉 译

田晓冬、东程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联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2 $\frac{6}{8}$ 字数：399,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9·15 定价：3.30元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于1944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在这次登陆战役中，盟军大搞战略欺骗，造成要在加来海峡登陆的假象，将大批德军牵制在加来地区，为保证诺曼底登陆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主要战略欺骗措施之一，就是通过代号为“不屈不挠”的行动计划，向德军决策机构提供假情报，使其作出盟军主要登陆地段在加来而不在诺曼底的错误判断。这项计划十分保密，一切有关的档案均已在战后付之一炬。本书以上述历史事实为背景，虚构了英国美貌女谍卡特琳、英国间谍机构负责人里德利、美国派驻英国间谍机构的联络官奥尼尔、两面间谍勒梅尔（保罗）和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法国的头子施特勒美尔伯格等主角，向读者展现了一场扑朔迷离、激烈复杂、惊险曲折的间谍战。

作者拉里·柯林斯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西哈特福德，毕业于耶鲁大学，在美国陆军中服过役，以后长期担任记者工作，并当过《新闻周刊》巴黎分社社长。不久，柯林斯与人合作写小说，创作了《噢！耶路撒冷》、《夜半自由》、《第五位骑手》等畅销书。本书是作者继《第五位骑手》之后的又一部描写间谍斗争的力作。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流畅的笔触、生动的语言锐意刻画了英国谍报机关的老谋深算，盖世太保的凶狠残暴，以及女主角卡特琳的勇敢机智和成为苦肉计牺牲品的悲惨遭遇。本书虽然是一部惊险间谍小说，但并不荒诞离奇，读来饶有趣味。特将此书译出，以飨读者。

本书原名《失宠》，翻译时改为现名。

目 录

序幕 (1973年6月17日)	(1)
第一部 (1943年11月2日)	(11)
第二部 (1943年10月)	(149)
第三部 (1944年3—4月)	(173)
第四部 (1944年4—5月)	(259)
第五部 (1944年5月29日—6月6日)	(381)
第六部 (1944年6月7日—10日)	(504)
尾 声 (1945年4月22日)	(550)
作者后记	(558)

序 幕

(1973年6月17日)

德国格尔森基兴

这辆“奥佩尔”小轿车有两处细微的特征暴露了它属于什么样的单位。对此，明眼人一看就知。一处特征是车牌上的两个字母——BG，代表巴特戈德斯贝格，这是波恩的一个郊区，大多数西方情报机构的驻德总部都设在那里。另一处特征是从左挡泥板上伸出的象收音机天线似的东西粗得出奇。其实，它是同车内装有倒频器的无线电话相连的。这辆汽车还有其他一些特征，比如装了防弹玻璃和车门衬板。不过，如果不仔细检查，就很难发现。波恩情报站长慷慨地将车子借给了T·F·奥尼尔，还配了一名司机。奥尼尔是即将退休的中央情报局东欧行动处处长。然而，他来德国不是因公出差，而是为了私事。

司机冲着一条灰色鹅卵石人行小道扬了扬头。小道两旁是一座座围有铁栅栏的私人小花园，都只有网球场那么大。

“左边第四座是他的，门牌63号，”他说。

“好！再开一百码就停下来。他早就拥有这座花园了吗？”

“英国人挤干了他了解的情况之后就把他放了。他同旧日的情人结了婚，被英国人安置在这里，并且换上了他老婆

的姓。这就是说，将他改头换面了一番，然后放风说，他是从迪塞尔多夫来的退休商人。我想是这么回事。”

年轻的司机把车子停了下来，关掉了发动机。他看见奥尼尔在翻阅摊在腿上的波恩站“目标”卷宗。这是一种老式卷宗，文字打印在情况判断单上，外面是硬纸文件夹。中央情报局在装备电子计算机之前，一直使用这种卷宗。“全法国盖世太保的头子，”司机傻看着，“这家伙想必是个重要人物。”

“一点儿不假。”

“而且他逃过了厄运，连一根毫毛也没伤着。人们以为他早在1945年就上了绞架，可是他竟然活得挺自在，这倒不错。”

奥尼尔没有搭腔。他翻着卷宗，陷入了沉思。司机仔细地端详着他。在同辈特工们的心目中，奥尼尔是个传奇人物——尽管有争议，但毕竟还是传奇人物。他属于老派人物。这批人都是战后从战略情报局调出来帮助艾伦·杜勒斯和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组建中央情报局的，他们是开局元勋。

“你知道吗？”司机问道。在他这一辈青年男女中，上司的沉默不一定会促使他们也有礼貌地保持沉默。“我们设在波恩的纳粹文献中心还把这家伙列为被通缉的战犯呢！下萨克森州内务部甚至发了抓他的拘票。你不会是去抓他的吧？”

“不是，”奥尼尔答道。“我想，你也不会。”他觉察到这位年轻特工的语气里潜藏着某种不同意去抓人的意思。这个司机属于中央情报局新近招募的一代人，他们比较心慈手软。“不过，我不会过于苛责英国情报部门。他们只是运

用了常见的将功赎罪的手法；彻底交待，既往不究。在战后的那些岁月里，我们都是这么干的。我们这么干，英国人、俄国人乃至法国人一有机会也这么干，人人都希望弄几个盖世太保专家坐在办公室里研究对方的底细。”

奥尼尔想道，我们的确有这类专家——奥托·约翰、莱因哈德·盖伦、克劳斯·巴尔比等人。那个时候，标准的间谍手段是绑架、暗杀和搞阴谋诡计，而不是人造卫星和IBM 360型电子计算机。那是一个理想和梦想比灼热的人行道上的雪片消失得还快的时代。里德利就曾这样对他说过。

他想起了老朋友亨利·里德利。里德利已经七十七岁了，而且得了肺癌。几个月前，在里德利垂危的时候，奥尼尔问过他：你后悔在战争期间一支接一支地抽了那么多的“选手”牌香烟吗？

不——里德利大声吼道——一点儿也不后悔。这个家伙从来就不吃后悔药。啊！里德利——奥尼尔想——你们这些英国人真行！而我们这些美国人在1943年和1944年被派到欧洲去的时候却十分天真幼稚。年轻的修女们在生活的大染缸中会渐渐地变得头脑简单，行为放荡起来。我们则相反，单纯的头脑很快就变得复杂起来。他看了看司机。这小子热情很高，一心一意地想做好工作，以求博得上司的青睐。我的朋友——奥尼尔想——干这一行再久一点儿，你的头脑也会复杂起来的。

他最后瞥了一眼波恩的卷宗。他在谈话中将不得不灵活一点。这位先生毕竟是女王陛下情报机关的囊中物。象托克马达①那样狂热地染指朋友的禁脔，那可不行。“我不会呆

①托克马达（1420—1498），西班牙教士，宗教迫害狂。——译注

久的，”他下车时说道。

年轻的特工用疑惑的眼光瞧了他一眼。“别担心，”奥尼尔让他放心。“没问题，只是老朋友会会面。”

司机目送他离去。他已是六十岁的人了，走起路来依然大步流星，好似赶去参加墙球比赛的三十岁的汉子。他们这些老特工活象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说话都带着鼻音，那腔调人称“洞穴语”，既象缅因州捕虾人的诱虾声，又象波士顿交易所经纪人的吆喝声。他们的穿着打扮也都一个样。只要看看他就够了——司机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想道。他身穿一套布鲁克斯兄弟公司制作的灰色法兰绒服装，又瘦又长，好象比着鳄梨树剪裁的，款式也是十年前的。他脖子上打着黄底黑点的蝴蝶领结。基督啊！竟然打着黄色蝴蝶领结！时至1973年，人们在德国还能看见几个人打这种领结？

这帮家伙尽管彬彬有礼，但却口蜜腹剑。刚刚下令干掉某个可怜虫，一转身就去喝上两杯饭前的鸡尾酒。司机很想知道，他那双毛乎乎的手上沾了多少鲜血？他主管东欧行动处达十年之久，人们不由得认为他要为自己欠下的血债负责。

被司机好奇地琢磨着的那个人满不在乎地沿着他们刚才看到的那条石子小道走去。这类小花园很有德国特色。在人口稠密的鲁尔区，城镇星罗棋布、首尾相连。于是，挤在公寓里的居民们就租下或买下这种小花园，以便拥有一块自己的绿地。收拾得多整洁、多雅致啊！——他不禁赞叹起来。每座小花园内都有一栋小舍，大多数花园里小小的绿色草坪上都有一根旗杆，联邦共和国的黑、红、金三色旗在杆顶迎风飘扬。

他在63号门前停住了脚步。这座花园里也有一栋小舍，屋顶上架设着电视天线。绿油油的草坪割得整整齐齐，草茬

一律四分之三英寸高。园子里一行行金盏草，一簇簇杜鹃花，一片片紫罗兰，组成了十分规则的图形。主人正在修剪蔷薇篱笆。奥尼尔看到，他围着一条黄油布围裙，上面印着一个拳头，拳头上伸出巨大的绿色拇指。草地上摆着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的小塑像，每座只有六英寸高。这座小花园的特点是一切都井然有序，小塑像也分布得错落有致。多么赏心悦目啊！——奥尼尔想道——真他妈的美极了！

他推开院门，走向抬起头来惊愕地看着他的那个男人。

“你是汉斯—迪特尔·施特勒美尔伯格先生吗？”

这位前盖世太保驻法国的头目十三年来第一次听到有人用真名称呼他，于是惊愕变成了震惊，握着修树大剪的双手开始发抖，脸色煞白。奥尼尔觉得这人好象马上要犯心脏病了。他赶紧拿出身份证，自我介绍一番。“纯粹是私人拜访，”他宽慰施特勒美尔伯格说。“决不会有什么麻烦。”

“嗯，嗯，”施特勒美尔伯格惊呆了，哼哼哈哈地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朝着园中小屋做了个手势说：“请！”他在门前平台上停了一会儿，接着就走进屋内。没有理由让邻居们偷听到这次特殊的谈话，还是到屋子里去谈为好。

他尴尬地从桌子上拂去夹心面包的碎屑，然后示意奥尼尔坐到长沙发上去。他从电冰箱里拿出一瓶“雷司令”葡萄酒放在桌上，又摆了两只杯子。奥尼尔端详着他。无情的岁月已使他双肩下塌腰变粗，原先的褐发现已白如霜雪。不过，头发一根不少，从高高的前额上整整齐齐地向后披去。奥尼尔想起了施特勒美尔伯格战时的照片，他敢打赌，尽管几乎过去了三十个春秋，此人脑门上的头发边缘连四分之一英寸也没有后退。施特勒美尔伯格面色红润，血压很可能有点儿高。蓝色的眼睛依然如故，显然日子过得安闲自在。这

可不是一张残留着往日创痛印记的脸。奥尼尔想道，生活对于汉斯·迪特尔·施特勒美尔伯格一直很宽容——比对他打过交道的大多数人宽容得多。

施特勒美尔伯格斟上酒，递给奥尼尔一杯，然后端起自己的杯子。“祝你健康，”他说了一句，但语气阴郁，言不由衷。

奥尼尔点了一下头，算是心领了。“施特勒美尔伯格先生，我来看望你，是因为你和我在许多年前可谓冤家对头。”

这位前秘密警察头目倾着身子，竭力装出急于听到下文的样子。其实，他根本不想听。当过盖世太保大大小小头目的人对于谈论往事可没有热情。

“就在盟军登陆之前不久，我在伦敦与之合作的那个组织曾将一位女士空投到法国。尽管我与她只是短暂地交往过，但我感到她是我的一个很亲近的人。她在战争期间失踪了。最近，我有个小小的打算，想弄清她的遭遇。你知道，人一上了岁数，就爱回首往事。也许，你也有这种感觉吧？”

施特勒美尔伯格可没有这种感觉，他拿不准是点头附和好，还是摇头否认好。于是，他明智地决定不置可否，而让那个美国人说下去。

这位美国人从放着中央情报局身份证的皮夹子里抽出一张黑白照片。这是一张战时贴在身份证上的旧照片，人像呆板、无生气。然而，这种照片曾一度使全世界千百万张身份证为之生辉。他将照片放在桌布上推给那个德国人。

施特勒美尔伯格拿起照片专心地端详着，装出一副由于年深日久、记忆不清，而只能靠灵感、碰运气的样子。当然，他一眼就认出了她。男人怎能忘记这么漂亮的女人呢？

这个女人现在就象坐在他眼前，浓密的金色秀发象小瀑布一样跌落至双肩，激起了层层浪花，两只眸子闪烁着夏日骄阳下阿尔卑斯大草原似的色彩。她默默地以蔑视的眼光盯着他，既镇静自若，又傲慢异常。她向来就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他把照片放回到桌上。

“不，”他平静地说。“我恐怕不认识她。她叫什么名字？”

“普拉迪埃。卡特琳·普拉迪埃。”

“是真名，还是化名？我想她大概是一名特工。”

“是真名。她的化名是丹丽丝。”

施特勒美尔伯格拿起照片又仔细端详起来，好象听到她的名字比看到照片更有可能唤起他的记忆似的。一点儿不错，一切都清清楚楚，犹如昨天刚发生过的事一样。“我怎么会认识她呢？”

“我有理由相信，她在1944年6月被带进了福煦大街你的盖世太保总部。”

施特勒美尔伯格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那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你们登了陆。抵抗组织到处活动。一切都混乱不堪。你知道她是在什么地方被捕的吗？”

“我相信是在北欧某地。”

“啊！”这个德国人的声音里带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腔调，就象医生刚刚发现了诊断疾病所需的关键时那样。“她根本不可能落在我手里。北欧归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管辖。她想必被押送到布鲁塞尔去了。你对我们德国人的一套很清楚。我们总是一切按条例办。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在巴黎从来没有见过她。”

他舒舒服服地靠到了椅背上，确信自己的解释就象德国

标准画像的底色那样抹得天衣无缝，足可使美国客人满意了。

那位美国人的蓝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色表明，他并不满意。不过，他还是接着说了下去。“我们还相信，她最后是在拉文斯布吕克失踪的。我知道，战争结束时，你是在拉文斯布吕克任职的。”

“对，”施特勒美尔伯格随声附和，尽力使声调表达出对这位美国人和他的探索精神的深刻同情。“不过，你应该知道，拉文斯布吕克，当时乱糟糟的。被捕的妇女不下一万二千人！她们每天要死几十人。没有人给她们建立档案，因为没有时间。”他做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手势，又做了个鬼脸，好象要竭力驱走心头上某个特别令人厌恶和痛苦的记忆。

其实，他在相当准确地回想着另一幕情景。那是1945年4月的一个下午，他把卡特琳·普拉迪埃叫进了拉格尔大街集中营管理处办公室。从东方地平线上，传来了红军隆隆的炮声。她已从拉文斯布吕克的劫难中幸存下来了——她总是一个幸存者。而那天下午，他本来确有力量让她幸存下去，难道不是吗？他把卡特琳·普拉迪埃的照片放回桌上，那架势好象决不会拣起来再看上一眼了。

“在那最后的时刻，局面混乱异常，人人惊慌失措。我们只想着逃命，顾不上囚犯们了。”

奥尼尔冷眼瞅着他，但思绪却回到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前，与卡特琳·普拉迪埃驱车前往飞机场，目送她登上那架小飞机离去的情景。她的下落如何？只有天知道。她会不会在拉文斯布吕克死于党卫军最后的某次兽性大发作之中？她是不是落到了俄国人手中？也许她已经设法逃了出来，然后在解放之初的混乱局面中决定隐迹遁世，告别那已被毁灭的

生涯，到一个无人能勾起她心中往事的偏僻地方去开始新的生活？她要忘记、要宽恕的事情毕竟太多了！而你——他默默地打量着这个德国人——却同英国情报机关做成了交易，在英国秘密情报机关军情六处(MI—6)的保护下过着宁静的退休生活，修剪那些该死的蔷薇，而我或别的什么人都管不了你。

施特勒美尔伯格冲着中央情报局的这位老兄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真对不起，我一点儿也认不出她。看上去，她不是那种容易被男人忘却的女人。你就没有忘了她。”

奥尼尔呷了一口酒。“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

“她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她干过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我就要退休了，施特勒美尔伯格先生。上司要我在退休之前将一项行动的正史写出来。这项行动发生在1944年的夏天，而你和我则是这项行动中的敌对双方。行动的代号是‘不屈不挠’。”

“‘不屈不挠’？”

奥尼尔对这个德国人微微一笑。“那是一项极其秘密的行动，是为诺曼底登陆打掩护的。这项行动目前仍十分保密。我完全可以肯定，要是没有这项行动，登陆决不会成功。”

施特勒美尔伯格竭力掩饰自己越来越激动的心情。这么多年之后，真相大白，他始终苦苦追寻的证据突然摆到了他的面前。“而她，这个女人，参加了那项行动？”

“她起的作用极为重要。要是没有她，登陆很可能会失败。”

那个德国人猛地坐回到椅子上。他暗自思量，这正是他在为时已晚的时候所曾怀疑过的事情。英国人真多精明啊！

我们完全上当了！这都是因为我们太天真，不相信他们会干这种事情。俗话怎么说来着？——“德国人手狠心软，英国人手软心狠。”他清了清嗓子。“如果登陆失败，……先生。”

“奥尼尔。”

“奥尼尔先生，”这个德国人的声调中饱含着一种长期抑制着而又从未忘怀的痛苦，“你们就很可能打不赢那场战争。”

“关于这一点，俄国人恐怕会有另一种看法。”

“俄国人？如果我们打败了登陆部队，他们在7月份就会面对我们调往东线的四十个最精锐的德国师！”施特勒美尔伯格叹了一口气。“千真万确，”他说，“要是登陆失败，奥尼尔先生，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就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

“我有同感。这正是我急于弄清她的真实遭遇的原因。”

施特勒美尔伯格注视着美国客人，脸上毫无表情，象空白便笺本里的白纸一样。哼！我的朋友——他想到——你决不会得到这次最后的胜利！再说，如果将事实真相讲了出来，你的那些法国盟友会怎么想？我的朋友，有些事情还是不讲为妙……“我真希望能帮你的忙，”他低声说道，同时无可奈何地微微耸了耸肩。“不过，我什么也记不得了。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难道不是吗？很久很久了……”

第一部

(1943年11月2日)

伦 敦

卡特琳·普拉迪埃饶有趣味地注视着向出租汽车奔来的伦敦萨沃伊旅馆的看门人。此人一身狄更斯小说中人物的打扮，神情高贵地为她打开车门。卡特琳有一半英国血统，此情此景真叫她着迷。看门人身穿镶着银边的绿色大衣，头戴高筒礼帽，使人想到了那个本该在大轰炸中永远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世界。

“半个银币，可爱的女士，”司机对她说道。她从钱袋里摸出两先令零六便士，然后试图计算一下再给司机多少钱作小费。英国的币制稀奇古怪，计算起来太费事，总是给她这个法国血统占主导地位的人添麻烦。最后，她向司机伸出的手中又塞了一个先令，随即跨下车去。

自从1939年9月以来，她还是第一次穿晚礼服，真叫人不可思议。这件黑色晚礼服是置办嫁妆时在夏内尔买的，绸料薄如蝉翼，轻似晨烟，紧裹着她那苗条的躯体。1940年6月，她仓促飞离巴黎，踏上悲惨的旅程时，随身所带的衣物中，只有这一件还雅致一点。三年多来，这件衣服挂在伦敦的壁橱里一直没穿，成了往日欢乐的一件纪念品。现在，她穿上了这件晚礼服，稍一走动，衣褶就瑟瑟作响，光滑的绸

料轻轻地磨挲着肌肤。她觉得自己好象一个打扮起来去参加服装盛会的小姑娘，等着在大人们面前亮相，接受他们的喝彩和赞颂。

两个美国飞行员，头戴陆军第八航空队的软帽，正推着旅馆的转门往外走。一看到她，他们就让出道来，站到了一旁。在她从身边走过时，一个飞行员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表示敬意。另一个飞行员则摘下帽子，半弯着腰，作了一个邀请的姿势，轻声说道：“美人儿，能陪我跳个舞吗？”

卡特琳甩了一下烫着层层波浪的金色披肩长发，朝飞行员们微微一笑，走进了萨沃伊旅馆的门厅。她穿过门厅走向客厅，心里十分清楚，那两双眼睛还在后面盯着她。客厅里的安乐椅上坐满了身穿制服的男人们，有几位则身着便服掺杂其间，他们是刚从乡下来到伦敦没几天的英格兰州郡贵族。这些人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从面前走过的风彩迷人的卡特琳。在客厅的尽头，她转身向左，朝着格里尔酒吧间走去。她在酒吧间门口泰然自若地停立了片刻。坐在柜台旁边高脚凳上的海军少将卢埃尔·克兰爵士看见了她，赶忙迎上前来。他已年近花甲，两鬓的银发熠熠生光，脸色被地中海的阳光晒得油亮油亮的。

“卡特琳！”他大声喊道。“你真漂亮！有你在身边，今晚我将成为格里尔酒吧间里最令人羡慕的男人。”他挽住她的手臂，把她带到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向一名侍者招了招手。

“你想喝点什么？”他问道。

“我想尝点儿淡鸡尾酒，”卡特琳说道。

“来一杯很淡的鸡尾酒，”克兰吩咐侍者道，“顺便把我留在柜台上的皮姆酒捎来。天哪，”他转过身来对卡特琳